

迷惘中的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改革

荒井克弘(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广岛大学)¹

翻译 王杰(庆应义塾大学)

【摘要】本文通过与世界各国做比较，分析日本的制度特征，进而批判文部科学省主导下即将实施的“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改革。与欧美各国不同，日本没有为大学升学设立预备课程，“高高衔接改革”因此倾向于简单依赖招生考试。这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弊端。社会各界对这次改革寄予很大期望，但是招生选拔的主导权从高校转到行政部门手中，高校及高中的相关人士为之困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规模考试中书写答题的判分和利用社会上实施的英语四项技能测试很难保证考试公平。对招生改革而言，这是致命的缺陷，哪里谈得上是“高高衔接改革”。

【关键词】高高衔接改革；招生考试；预备课程；主导权；公平

截止几年前，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改革与笔者的工作关系密切。笔者于2009年出任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考试研究部门副督导，并于2012至2015年担任督导职务，出席过诸多会议，曾被邀参加过教育再生实行会议、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听证会，负责向委员们解释汇报高考制度及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工作。退休后虽不再直接参与，但作为同时代的人，笔者认为有责任继续关注改革之动向。

本文前半部分讲述对“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以下简译为“高高衔接”）的见解、看法及日本在该问题上的特殊之处。后半部分梳理这次“高高衔接”改革的具体实施内容，解释自己的三个疑问。其一针对这次改革的内容。标榜的是“高高衔接”改革，实际上有没有从正面着手实施呢？因工作关系，笔者参加或旁听了中央教育审议会的“高高衔接”特别分科会，但记忆中没有关于衔接问题的议论。其二是推动这次改革的主体始终是文部科学省。招生考试当事方的高等院校和高中只提供了公众意见，新测试研发的阵前指挥不是高等教育局而是初中等教育局。其三是

¹ 译者注：作者系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和广岛大学名誉教授，2015-2019年日本高等教育学会会长，2018年4月应邀在本协会举办的年度大会上做主题演讲，主要内容作为《検証 迷走する英語入試—スピーキング導入と民間委託》一书的第5章公开出版。征得岩波书店和作者许可，译者将原稿翻译成中文在此刊登。文章内容略有删减。

文部科学省欲把书写回答题和社会上举办的英语四项技能考试纳入新测试，对此异常地执着。不知全国中小学学业水平测试情况如何，在大学升学考试中增添这类考题实属不易，不知大家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文部科学省不顾举办此类考试所需要的经费、效率及可信度，独断专行。笔者在此将概述不合理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以及因何出现如此情形。

“高高衔接”问题之所在

“衔接”一词用于连接两个迥异的教育课程并不是新用法，战后学制改革时已有使用²，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实施“宽松教育”时也经常出现。当时，有关人士担心“宽松教育”会不会导致大学新生成绩水平下滑，大学通识教育是否因此出现问题等等。通识教育学会（现在的大学教育学会）为此还出版过“高高衔接”的专辑。1998年，有马朗人文部大臣向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的是“关于初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当时十八岁人口开始减少，AO招生和推荐入学开始增加，学业成绩考试趋向衰退，“大学入学考试”一词在感觉上与时代背景有不符之处。

英文把教育课程内容一致的接续称为“pile up”，意为“累积”。“衔接”一词在英文中是“articulation”，意思是“关节”，经常使用于机车与客车的连接、手臂腿脚的关节，虽连接在一起但活动自如。“高高衔接”也内含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连接是“累积”，高中和高等院校之间不是“累积”，而是“衔接”。

学校教育法相关条文对此有明确的区分。第五十条“高级中学”规定，“高级中学位于初级中学教育基础之上，考虑学生的身心成长和去向，以实施高水平的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为目的”。第四十五条“初级中学”规定，“位于小学基础教育之上，目的是对应学生的身心成长，实施作为义务教育的普通教育”。如此类型的向上一级学校的升学是“累积”。但该法第三十八条“大学”则规定，“作为学术中心，在广泛传授知识的同时深入探究专业学术和艺术，以促进知识、品德及应用能力的发展为目的”，目的甚为广泛。高等院校的职能包括教育与科研两个方面，高中升大学不是简单的“累积”。

近代教育制度于十九世纪普及到世界各国。关于大学有诸多说法。在中世纪，大学于十二世纪作为稀缺的专家职业公会（医生、祭司、法律专职人员）诞生，十九世纪以后成为近代科学的发祥地，二十世纪以后进一步成为科学研究的圣地。伴

² 佐々木亨、1984『大学入試制度』大月書店、15-23頁。

随着普及，大学进而成为众人学习一般教养和专业知识的场所。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的传统、教育使命完全不同。大学既是创新知识，又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期待学生在高中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的飞跃。

我们曾在大学入学后沉浸在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之中，同时又感受到一种无所适从的不安与困惑。与所谓的“五月病”不同，是一种无所适从的尴尬，不和谐的感觉。这或许就是“高高衔接”中的壁垒。

“高高衔接”中的教育课程问题

为了阐明“高高衔接”的具体情形，笔者在此举三两个国家的实例。最适合解释“高高衔接”原形的是英国。英国的中等教育机构中有称为“预科”(sixth form)的升学预备课程。未设预备课程学校的学生为考大学进入“预科学校”学习。打算升学的学生在预科期间确定报考志愿、专业，致力于为资格考试做准备。这不单是为考试做准备，还通过在预科期间的学习掌握在大学里学习的方法论。这也是该课程的使命。众所周知，英国的大学是三年制的专业教育机构，升学预备课程是普通教育的终结。

在日本，“资格考试”一决胜负的印象比较强烈。欧洲各国的大学升学考试比较接近中等教育的毕业考试。英国的高校虽有阶层性，但除去有名的传统院校，一般说来扎扎实实努力学习就能通过。英国近来学业成绩选拔也严厉多了，一直以来，预备课程的成绩是入学资格考试学业成就评估的一部分³。在德国的Abitur资格认证中，总得分900分中预备课程成绩占600分，考试只占300分。录取标准是300分，只要预科成绩不错，不用为升学考试担忧。

在欧洲的大学里，“高高衔接”意味着从“普通教育”(中等教育)向“专业教育”(大学教育)转换，转换过程中有足够的配套措施。

美国在原理上与欧洲国家一致。但是，从普通教育向专业教育转换位于上一个教育阶段。美国大学的学士课程不分专业，只有通识教育。二年级以后选专业，但真正学习专业知识是进入研究生院以后。美国的学校体系是单线型的，高中阶段没有升学预备课程，打算考大学的学生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加大学升学考试。有些大学要求SAT、ACT的统考成绩，但都是难度不大的考试。美国的初等中等教育是地方分权管辖，没有国家标准课程，各州、各地区的教育课程形式多样。事实上，美国

³ 水田純一・杉原敏彦・高地秀明、2018「高等学校における評価を活用した大学入学者選抜の国際比較」『入試研究ジャーナル』No. 28、75-80頁。

无法举办学业成就评估考试。因此，大学学士课程的功能较强。学生定编比较宽松，退学率也较高。从褒义上讲，学校积极接收学生，学生花费充足的时间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不知日本人为何憧憬美国的大学招生制度，将之视为理想，实在不可思议。按照欧洲模式，美国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划分不在高中和高等院校之间，而是在学士课程和研究生院之间。若把美国的学士课程视为升学预备课程，这又是日本没有的。日本人莫非是憧憬美国的“临时驾照”考试？

日本的特殊之处

以上讲述了笔者对“高高衔接”的看法和国外的实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高高衔接”实际上就是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如何衔接的问题。日本战前和二战期间的旧制度模仿的是欧洲复线型学校制度，旧制高中、大学预科等因此设有升学预备课程。若战后保留这类升学预备课程，或许可以避免“高高衔接”的矛盾。但是，升学预备课程被废除，转换为高中直接升大学的制度。旧制转新制，乍一看是促进了门户开放，实际上新制度下的高等院校与高中之间距离拉大，大学招生考试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二战后，高中与高等院校的衔接过程集中在大学招生上，新制大学增设了通识教育。GHQ（联军最高司令总部）对只设专业课程的大学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不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履行惯例，各学部自行出题考试。教育行政学专家市川昭午先生称，暂且不论通识教育属于教养教育还是普通教育，“若重视普通教育，限定领域提供选择机会应该是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依此观点，入学时就具体划分学部、学科的选拔体制和楔子型课程体系未必合适⁴”。就是说，参加各学部各学科举办的招生考试之后再接受通识教育，顺序颠倒。这一矛盾令人难以理解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和“高高衔接”之间的关系。

把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挤入死胡同的不止这一点。受教育人口不断增加，全民参与学历竞争的社会压力也不容忽视。偏重学历是日本近代化的原动力，但这也是束缚人们活动的枷锁。学历主义给人们的内心世界烙下永恒的创伤。直至今日，人们在听到“入学选拔”时仍然反应敏感，摆脱不了沉重的记忆。

但是，高校不断增加，入学人数也一直增长。在此过程中，“高高衔接”问题一直由大学入学考试承担，日本社会或许已习惯于此。在报考人数远超出入学定编

⁴ 市川昭午、2001『未来型の大学』玉川大学出版部、58頁。

时，我们只担忧考试竞争过度激烈即可。局面反转时，社会各界转为批判学业水平下降。我们未曾仔细思索如何从这一跷跷板游戏中逃脱出来。因懈于为“高高衔接”做准备，行政负责人又要依赖考试来解决问题，深信考试这味药能够提高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学习时间，提高学业水平。但是，“高高衔接”问题原本是教育课程的问题。教育课程必须机制有效地控制学业水平。“大学入学考试”也好，“高高衔接”也好，称呼无所谓的，我们必须摆脱过度依赖考试之牵引力的教育政策。重要的是，“高高衔接”应该从依赖短时间的考试转换为重视有一定时间过程的教育课程。不够慎重的应对很可能引发大的弊害。

不断变质的“高高衔接”改革

这次“高高衔接”改革最终归结为增加考试次数。可再怎么修饰，考试毕竟是考试，而且似乎尚未设计好。教育再生实行会议（2013年1月之后）第四次提案是包括基础与拓展两方面内容的学业成就测试。笔者对高中读书期间测试基础学业水平颇感兴趣，这有利于改善高中阶段教育，可政府好像要全面承包给民间企业。文部科学省则竭力推进“大学入学统一测试”，以替代现行的大学中心入学考试。

2008年呈交给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汇报“面向学士课程的建构”⁵中已有“探讨高高衔接测试”的内容。国立大学协会的专家委员佐佐木隆生⁶等人虽积极策划，可是因拘泥于同时兼顾提高整体水平和中心考试选拔功能的统一测试，困难重重。教育再生实行会议的提案巧妙避开了这一点，主张用教育测试评估基础能力，用选拔测试评估拓展能力。

2013年10月，众人预测中央教育审议会“高高衔接”特别分会将接受教育再生实行会议的第四次提案设计两次测试。孰料，特别分会陷入了学业成就论争和能力论争。分会会长安西祐一似乎对“灵活运用能力”和“广泛应用能力”深感兴趣。议论不够深刻，评议无果而终。媒体报道说：“中央教育审议会陷入迷惘”。其结果是，高高衔接特别分会的审议内容尚不明确就开始做总结了。其中唐突登场的是“学业水平三要素”。准确点说，这是2007年学校教育法修订再次登台，强调了保障“生活生存能力”的“真正的学业水平”。“学业水平三要素”指学校教育法第三十条第二项中的基础知识技能、思考判断表达等能力和主动学习的态度。审议总结把最后一项改为“主动性、多样性、协调性”，以此为汇报的主干。汇报称要从初等教育

⁵ 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学士課程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答申)』2008年12月24日。

⁶ 佐々木隆生、2012『大学入試の終焉-高大接続テストによる再生』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到高等教育一直贯彻“学业水平三要素”，无其他记述。于是，“高高衔接”问题变成了“学业水平三要素”。因为简单模仿学校教育法，汇报强调了“学业水平三要素”，高高衔接改革短时间内变成了“高高一条龙改革”⁷。

中央教育审议会汇报亮相后，“高高衔接体制改革会议”于2015年3月召开。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核心成员、知名国立大学的校长以及测试理论专家群聚一堂，热烈讨论。但讨论暴露出了新测试构想之粗糙，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提案大半被束之高阁或留待处理。混乱之中，文部科学省始终执着于增添书写问答题和举办英语四项技能测试。

手握主导权的初中等教育局

高高衔接体制改革会议在2016年3月公布“总结报告”⁸后，文部科学省设立了几个小规模的分科会探讨如何具体实施。2017年5月出台了新测试拟实施方针，7月确定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国语和数学考试中增加书写问答题，并利用民间实施的英语四项技能测试结果，用“大学入学统一测试”代替现行的中心考试，高中期间接受的统一测试名称为“高中生学业基础诊断”。基础诊断委托民营企业实施，原先预计实施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业务范畴修订以及因此需要的法律修订无人再提。

为了全面筹备新测试，2016年4月文部省初中等教育局审议官伯井美德就任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理事。翌年4月，元初中等教育局企划室主任大杉住子就任新测试事业部审议负责人，大杉曾主持担任新学习指导要领的最后总结，这样大学入学统一测试的研发阵容确定下来。文部科学省初中等教育局因此掌控了新测试的主导权。

以前的统一性首次学业水平考试相当于国公立大学的第一次考试，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考试对国公立大学来说是选拔考生的参考，都是大学招生考试的一个环节。但是，新测试的定位完全不同。新测试的主导权在初中等教育局手中，强调学业水平三要素的新测试贯彻于小学至高等院校，将肩负为新学习指导要领做贡献的使命。从初中等教育局的立场来说，他们攻下了最有利的阵地。

但是，人们难免感觉奇怪。大学入学考试原本是高等教育的管辖领域。这次初

⁷ “高中高等院校一条龙”构想受到朝日新闻编委氏冈真弓的启示。

⁸ 独立行政法人大学考试中心公布的『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の導入に向けた試行調査（プレテスト）』（2017年11月実施）报告结果、2018年3月26日。

中等教育局做了指挥官，大学教师要在初中等教育局帐下负责命题并验收了。

按照文部科学省的说法，不过是人事略有变动。可从统一测试的角度看，却是惊天动地的变化。大学教师以何为宗旨负责命题呢？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考试目的是“判断志愿报考大学的考生在高中教育阶段基础学习中所达到的水平”。有些人误认为大学中心考试是高中教育水平考试，估计初中等教育局的行政官不会弄错。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考试目的将其对象限定为“志愿报考大学的考生”。

大学中心考试要准备 30 门科目的考题，为此从全国聚集 500 多名大学教师，包括审核人员在内共有 700 余人。命题需要朝夕 50 天时间，不是有那么点义工精神的人就可以胜任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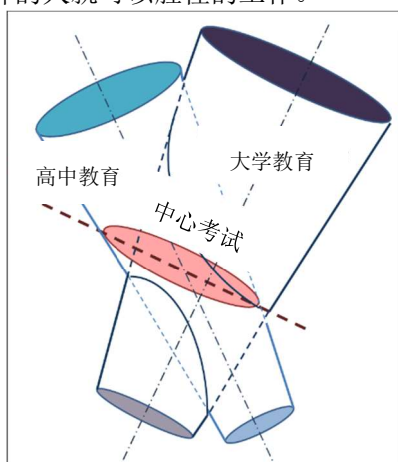


图 1 作为“高高衔接”工具的中心考试

一考试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图 1）。如此辛苦完成的考试命题也是给未来大学生的赠言。

统一性首次学业水平考试以及后来的中心考试在命题上都充分参考了学习指导要领。中心负责人仔细研读各类高中教科书，整理出统一内容一览，命题委员会的大学教师集思广益，使用相关内容和素材建构考试题目。由于考生超过 50 万人，命题的难易程度很重要，相对容易又能反映教科书本质的命题最为重要，总要商讨不少时间。测试学生的思考判断能力当然重要，40 年前就开始留意实施了。如何把大学教师作为研究人员所具备的构思、专业洞察能力运用到出题命题中也没少费周折。这也是统

入学考试和学业水平测试之迥异

为了筹备新测试，全国各地教育委员会和高中的优秀教师云集一堂，他们日夜筹备模拟测试题，并做分析研究。但是，2017 年 11 月公布的模拟测试命题方针、运营办法都有不能让人说服之处。在模拟测试命题过程中，没有请外部专家检查审核。对大规模测试命题来说，反复检查核对是不可缺少的。命题是否脱离了出题范围，是否有学术依据，命题中是否有错误，考题的语言描述及回答方式等，需要一一检查审核，加以修改。有时命题组和审核委员会之间难免出现对立和紧张场面。正因为有两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和相互切磋，才能完成良好的问卷命题，未经审核的考

题是尚未最后完成的考题。

关于已试行实施的模拟测试中的书写答题，国语中用 120 字回答的考题之正确回答比例是 0.7%，数学三道题的正确回答比例分别是 2.0%、4.7%和 8.4%。从举办考试的观点来看，正确回答比例低于 10%的考题是近乎没有意义的。还有，评分人员的判分和考生自己的判分差距较大，国语判分有三成出现不一致，数学没计算有多大程度不一致。从考试中心的验收结果来看，国语 4000 处中有 25 处需要修改判分，数学 7500 处中有 31 处需要修改判分⁸。正式考试共有 50 万人，到底会出现多少判分不满？招生考试不同于学业水平测试，不应生搬硬套，否则考生会被牺牲掉的。

当前中心考试实施的英语听力测试已推行了二十几年。使用 CD 播放机时墙壁的回音严重，因座位不同音响效果差距很大。为了考试能公平实施，即便使用实验室，也要求保证所有考生音响效果相同。考试中心使用的大约一万个实验室面积形状迥异。中心考虑过借用高中的教室，可是即便教室的面积形状一样，也会因为建筑时间长短音响效果不一样，甚至可能传到隔壁教室去。听力测试走向正轨是在 IC 播放机廉价上市之后。尽管如此，六十多万台播放机的品质管理仍有困难，出故障的播放机很少低于 6 台。负责人不断强化品质管理，但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为此，考试中心的英语听力测试实际测试时间虽只有 30 分钟，但另设 30 分钟准备时间，让考生在准备时间听备用录音，该阶段若出现播音故障即刻更换播放机。即便如此，考试中每次都有断音现象。当然，问题多出在考生身上。考生说有故障就要无条件地再次提供测试机会，直到没有人再举手为止。这不是概率的问题。在日本，考试的大前提是事故为零，新测试也必须达到这样的水平。

统一测试中的英语考试

笔者最后谈一下在中心考试中英语是怎样一门考试科目。根据 2017 年文部科学省公布的考试方针，2020-2023 年期间社会上举办的英语测试和中心举办的考试并用，此后中心考试是否保留英语科目尚不明确。作为有经验的主管人员，笔者认为这无疑是在纸上谈兵。众所周知，中心考试中英语考生人数最多，考试时间为 80 分钟，考题也最多，可信指数高，平均分、标准偏差等统计值也相对稳定。就是说，什么水平的考生选择了地理历史公民科目或理科科目，以及选择考试科目的偏好等都可以借用英语成绩水平推算。有了英语得分，我们可以大概估算各年度各选考科目考生的水平及层次变化。于命题总体而言，英语是不可欠缺的数据性考试科目。

若把统一测试比喻为扇子，那英语就是扇轴。社会上举办的英语测试不管是四项技能还是其他，能发挥扇轴的作用吗？如果废除统一测试中的英语科目，这个测试将根基崩溃，甚至解体。不知相关人士是否考虑过这一点。

结语

本文在序言中提出了三个有关“高高衔接”改革的疑问。第一点是是否真的要进行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改革之质疑。高中与高等院校的衔接从根本上来讲是教育课程方面的问题，应该考虑的是为了实现高中与高等院校顺利衔接需要设立怎样的升学预备课程。无论是资格考试型还是选拔考试型，如何处理升学预备课程和考试的关系是关键所在。这是欧洲各国都面对过的。这和日本的考试预备学校、一次考试定胜负原本不是一回事。若非如此，可以采纳美国的单线型学校体制，在通识教育上花大时间，在学士课程阶段确定专业方向。欧美各国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中的共通点不是在某一时间决定一切，而是一个花时间考虑专业方向、花时间选择专业学科的过程。花费时间做选择是有价值的。彻底实施制度改革才是名副其实的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改革，而不是耍小聪明搞考试改革。既然标榜是明治以来的教育大改革，就应该有如此决心。

第二点是高中与高等院校衔接改革的主导权因何落在文部科学省初中等教育局手中之质疑。与第一点相比，或许渺小得多。但是不问高等院校、高中、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这些当事人的意见，行政部门的小部分人短时间内商榷决策未免不妥，毕竟大学招生考试责任重大。统一测试非高等教育局负责，而由初中等教育局负责也不可以袖手旁观。如果主导权转到初中等教育局，考试变为贯彻学习指导要领之考试，高校各界人士将做何感想呢？主导权之所以能转到初中等教育局，源于中央教育审议会衔接汇报中出现了“学业成就三要素”，袖手旁观这一内容的大学相关人士面目何在？

第三点是文部科学省坚持要增加书写答题，实施英语四项技能测试。书写答题原本是适合小规模考试的命题方式，用于大规模考试时，若不对命题加以限制，且能将判分标准统一，那考试就变成无味鸡汤了。现状是实施运营效率低，欠缺可信度，还需要巨大的经费开支。日本的高校利用统一考试和单独举办的入学考试这两关来选拔人才，以确保人才的多样性。与其追加巨额经费在统一测试中考书写答题，不如在单独举办的各考试中命题。毋庸置疑，这样更合理。

社会上举办的英语测试也是如此，打算利用该测试的高校可以将其纳入本校招

生要求之中。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擅自增加考生及家长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制造不安氛围是应该回避的。

书写回答题和英语四项技能测试好像已成为变革教育的特效药，这类解释听腻了。无法给民众一个信得过的解释，那很可能是因为存在不公正因素吧。考试不过是测试教育成果的工具，能够测试的也仅仅是一部分。考试改变不了教育，我们不能把考试用做恐吓道具。

主要参考文献

- [1] 市川昭午 『未来型の大学』 玉川大学出版部 東京 2001。
- [2] 水田純一・杉原敏彦・高地秀明 「高等学校における評価を活用した大学入学者選抜の国際比較」『入試研究ジャーナル』No. 28 75-80 頁 2018。
- [3] 佐々木亨 『大学入試制度』 大月書店 東京 1984。
- [4] 佐々木隆生 『大学入試の終焉-高大接続テストによる再生』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北海道 2012。
- [5] 中央教育審議会 『学士課程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答申)』 2008年12月24日。
- [6] 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 『高大接続システム会議「最終報告」』 2016年3月31日。
- [7] 独立行政法人大学入試センター『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の導入に向けた試行調査(プレテスト)』(2017年11月実施分)の結果報告(案) 2018年3月26日。